

新文学史綱

张
毕
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文学史纲

第一卷

张 毕 来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五 年 · 北 京

责任编辑：松涛 毛承志

书名题字：毛承志

封面设计：徐中益

新文学史纲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84,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1}{2}$ 插页2

1985年3月北京新1版 1985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4,500

书号 10019·3792

定价 1.65 元

再 版 序

真是俗话所说的：“光阴似箭”。本书出版到今天，屈指一算，二十五年过去了。现在再版，要来写篇序，提起笔来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只不知从何说起。想了一下，决定从《红楼梦》说起。

从《红楼梦》说起，是想拿《红楼梦》问世时的清初社会与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比着说一说科学和民主的问题。曹雪芹写《红楼梦》，大约开始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初。而《红楼梦》百二十回本与读者见面，是九十年代初，那正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时候。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的人们发表《女权宣言》、《人权宣言》，争取妇女参政权，还把国王抓起来了。学术界，拉马克在宣传生物进化论，拉普拉斯在讲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道理。一读《红楼梦》，我们看见贾宝玉在讲“朝廷是受命于天”的道理，而林黛玉猜谜语时说那萤是草化的。总而言之，那里讲民主，这里讲圣人；那里讲科学，这里讲迷信。

可见要谈谈科学和民主的问题，从《红楼梦》说起颇有方便之处。

先来读几句贾宝玉的文章。我这里引《芙蓉女儿诔》序中的一段，文曰：

昨承严命，既趋车而远涉芳园；今犯慈威，复拄杖而遣抛孤柩。及

闻蕙棺被赛，顿违共穴之情；石槨成灾，愧逮同灰之消。尔乃西风古寺，淹滞青磷，落日荒丘，零星白骨。楸榆飒飒，蓬艾萧萧。隔雾圉以啼猿，绕烟塍而泣鬼。岂道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汝南斑斑血泪，洒向西风；梓泽默默余衷，诉凭冷月。呜呼！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之有妒？毁谤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在卿之尘缘虽浅，而玉之鄙意尤深。因蓄惓惓之思，不禁谆谆之问。始知上帝垂旌，花宫待诏，生侪兰蕙，死籍芙蓉。

这是对晴雯的悼念，也是对晴雯之死的断案。文章呢，可说是文情并茂，但就思想而论，却显然缺少两个东西，一是民主思想，一是科学思想。

谁是晴雯一案的罪犯？听听王熙凤是如何说的。她当着贾宝玉的面说过这样一句话：“那孩子模样儿手儿都好，就只嘴头子利害些。偏偏儿的太太不知听了那里的谣言，活活儿的把个小命儿要了。”晴雯是王夫人害死的。这个，贾宝玉本来也知道。晴雯之死，就象一颗石头掉进深潭。起初还引起一阵微波，后来微波消失，这颗石头就从此无影无声。为什么一个无辜的女孩子被迫害，谁也不来追究责任？因为当时的社会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天下。这个社会里没有什么民主主义。何况晴雯又是个奴隶，没有人身自由！

宝玉是悲哀而又愤怒的。然而，他这感情由于没有民主主义思想作基础，表现在对晴雯一案的认识上，是糊涂的，表现在行动上，是软弱无力的。罪责何在？贾宝玉说：“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之有妒。”晴雯死于鬼蜮？死于神灵？含含糊糊。因而“毁谤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云云，说说而已，并无相应的行动。如果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民主主义，就会有人站出来追究责任，然而，当时谁也不吭声。贾宝玉尤其不

可能站出来追究此案。此时在他脑子里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是封建主义的孝道。书里反复描述他又要关心晴雯又不敢因此冒犯父母的情况。王夫人来撵晴雯，宝玉“料必不能挽回的。虽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际，自不敢多言”。回到屋里，他猜这个疑那个，就是不往父母身上拉。他从不非议父母。他叫人送东西送钱给晴雯。自己还亲去探视，但是，来来去去，都偷偷摸摸的，怕父母知道。他母亲一再命令他到父亲那里去吟诗，跟父亲到外边去应酬。他只得奉命而去。就是在这个时候，晴雯死了。他未得见最后一面，连棺材也没有得见。毫无办法，只好在祭文里哭诉。孝道与爱情矛盾着。他认为应该遵行孝道，而且认为晴雯如果知道他是由于孝顺父母这才冷落了晴雯，晴雯也会原谅他。他本来与晴雯相约共穴同灰，如今事与愿违，他向晴雯解释说：“昨承严命，既趋车而远陟芳园；今犯慈威，复拄杖而遭抛孤柩。及闻蕙棺被燹，顿违共穴之情；石槨成灾，愧速同灰之谥。”

此时支配贾宝玉行动的，还有迷信思想。对于晴雯之死，他是以宿命论解释。说是“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又说：“始知上帝垂旌，花宫待诏，生济兰蕙，死辖芙蓉。”他相信晴雯到天上当芙蓉花神去了。

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在蒙昧主义统治之下，晴雯那样被迫害而死，是当然的。对晴雯之死，贾宝玉这样断案，也是当然的。结果，贾宝玉哭了一阵，晴雯到底象一颗石头掉进深潭，从此无影无声。

当贾宝玉如此这般地祭晴雯的时候，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正在大力宣传科学和民主。

例如卢梭。卢梭是当时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认为私有制是

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他说，在“自然状态”下，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社会压迫，没有不公平。他主张实现平等，很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的等级关系。他在《民约论》里说，国家的创立是人们之间协商的结果，认为人民有权掌握国家政权。他主张的当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他的理想国当然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王国，然而，这在当时是十分进步的思想。

又如狄德罗。狄德罗也是当时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是个唯物论者，大力宣传无神论。他承认物质的客观存在，认为运动是物质所固有的。他说，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他坚决否认神的存在，批判唯心主义，批判灵魂不灭的观点。他的无神论，并非讲些零星的冒犯神祇的话，而是从哲学上建立起来的理论系统，是建立在对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上的。他反对封建的道德教条，把人们追求幸福的意图当作德行的基础，宣传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合理的结合。

卢梭和狄德罗的这些理论，拿到贾府来，贾府的人们，包括贾宝玉，恐怕连听也听不懂。狄德罗他们那部《百科全书》中的哲学观点和政治主张并不是统一的，但有基本上一致之处，那就是坚决地反对封建制度，反对等级特权，反对迷信，反对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

卢梭和狄德罗等人，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十分腐朽，对于当时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资本主义，是个严重的障碍。广大的人民，手工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们起而革命。一七八九年，巴黎人民起义，攻占巴士底狱，颁布《人权宣言》。一七九二年，巴黎人民第二次起义，逮捕国王，召开国民公会，成立法兰西共和国。次年，巴黎人民第三次起义，建立雅各宾派专政的革命政权，颁

布新宪法，废除封建所有制。这一切行动，都是在“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等理论指导之下进行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震撼了欧洲的封建体系，推动了欧洲各国的革命。法国革命自有其经济的和政治的基础，如果追究它的思想根源，可以说就是“百科全书派”的理论，就是卢梭、狄德罗等人的民主思想和科学思想。那份《人权宣言》，宣布自由、财产、安全以及反抗压迫等等乃“天赋人权”，宣布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确立“主权在民”的民主原则，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导思想。

当然，这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现在分析起来，是有其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的。我们这里也只是着重地指出它的进步的一面。我们要说明的，主要是这个革命在资本主义上升期的进步意义，指出科学和民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由上面所说的看来，当年的中国远远地落后于当年的欧洲。

《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基本上是清初百年左右的社会，也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思想水平，是不是就如《红楼梦》所描述的那样呢？不完全是那样。这里有两个社会：一个是《红楼梦》中的那个社会，什么贾府、刘老老、乌进孝之类，我们叫它“红楼梦社会”；另一个是清初的社会，那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统治下的社会，“历史上的清初社会”。在历史上的清初社会里，事实上存在着比“红楼梦社会”进步的现象。就经济发展程度而论，早已有封建晚期的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长。就文化思想水平而论，民主主义和科学都在萌芽，例如黄宗羲关于君权的议论，对

于千百年来的孔孟君臣之义，就颇有突破。虽然如此，我们说当年的中国远远地落后于当时的欧洲，不单指“红楼梦社会”，也指清初百余年间的现实社会。这个历史上的清初社会，总的说来，落后于当时的欧洲。

清朝当年，社会制度是腐败的，经济技术是落后的。腐败和落后，也就是缺少民主和科学。当别国科学和民主向前迈进的时候，一个国家没有民主，没有科学，腐败而又落后，一定要失败。然而，当时的皇帝和朝臣们是不承认这一点的，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腐败和落后。他们盲目地自高自大。

清朝早年的那些皇帝，就其与外国的关系说，多半是很自大的，对外国的无知也是有名的。乾隆皇帝给英王乔治二世信中有云：“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外国使臣来了，清朝皇帝要他跟朝中奴才一样下跪。洋人不肯跪，这就形成了外交上的纠葛。这件事后来怎么样了结的，我没有去研究，却在一本清人的笔记里看见一段说到此事。据说，那交涉办得倒也十分顺利。办外交的大臣向皇帝跪禀，洋人不磕头，自有苦衷。“什么苦衷？”奏道：“洋人的腿，从腰下直到脚掌，是一根直直的骨头，不能弯曲。”皇帝听了说：“哦，原来如此！”笔记到底是笔记，不可尽信^①。但是，即使这个记载完全虚假，它也反映了一个事实：清廷对外国极其无知，而又夜郎自大。一般士大夫在这方面的情况，鲁迅说过不少，这里且举一点很小的事

① 皇帝要洋人磕头一事，我考了一下，原来发生在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这个洋人是英使马戛尔尼。乾隆要他三跪九叩，他不肯。这颇使乾隆感到意外。他想不到天下竟有人敢于拒绝向圣主叩头。后来经过多次交涉，双方的条件都打了折扣，乾隆不坚持三跪九叩的“钦示”，马戛尔尼放弃了不叩头的骨气。据刘半农所译《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称，结果是由洋人“曲一膝以为礼”了事。

例。在《琐记》一文中，鲁迅说到他当年去日本留学的情况。“日本是同中国很两样的，我们应该如何准备呢？”他就和几个同去日本留学的一起去请教曾游历过日本的某前辈。这个前辈“郑重”地说：“日本的袜是万不能穿的，要多带些中国袜。我看纸票也不好，你们带去的钱不如都换了他们的现钱。”鲁迅遵命。纸票固然都换了一元的银元，还带了十双中国白袜去。后来如何呢？鲁迅写道：“后来呢？后来，要穿制服和皮鞋，中国袜完全无用；一元的银元，日本早已废置不用了，又赔钱换了半元的银元和纸票。”

清朝当年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与皇帝和朝臣们的自大和无知的因果关系如何，这里不去研究，总之，他们又腐败又落后又自大又无知。结果如何呢？清代大约三百年的历史，中叶以后，那扇紧闭的大门给洋人的大炮轰开了，走进来一批大汉。从此，“东亚病夫”就不断地挨打。事实就是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多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

这是说差距带来的结果，现在再回到差距本身去：当时的中国，比起当时的欧洲来究竟落后多远呢？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迟至十八世纪晚期才成功，而它的酝酿期却很长。可以说，此前的好几个世纪都是这个革命的准备时期。十四十五世纪以来，由于城市手工工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在欧洲社会里形成起来。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反映本阶级的利益，倡导人文主义，宣扬个性解

放，主张爱人，用人道反对神道，反对禁欲主义，反对蒙昧主义。欧洲各国或迟或早都开始了这种人文主义的觉醒。先在大意大利，后在其他各国，逐渐出现了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启蒙运动，就是所谓“文艺复兴”运动。这时候，人们努力摆脱教会的思想束缚，反对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基础的种种传统教条。自然科学也有相当的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哥伦布在地理方面的发现，对千百年来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给了致命的打击；薄伽丘的《十日谭》，无情地撕毁了社会统治层人物尤其是贵族教士们的假面具，暴露了他们的卑鄙、虚伪、残暴、无知，大胆地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多年以后，这才来了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可见无论科学也好，民主也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决非一朝一夕之功。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似的思潮在中国何时开始出现，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很长，蒙昧主义盛行。社会经济发展极慢，在某一些历史阶段，几乎可说是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大体说来，从秦始皇统一天下起，基本上就是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皇帝是社会中的家长，而家长是家庭中的皇帝。不过，虽说经济发展极慢，它也仍在那里发展。城市手工工场和商品经济在逐步发展，尤以宋元以来为然。不妨说，市民思想也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但是，如果说近代科学和民主思想在明末清初才开始慢慢萌芽发展，恐怕是不会十分错误的。至于形成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运动，清初还说不上。清初的思想界，当时虽也有些近似文艺复兴运动的现象，然而不是那样性质的思潮。那么，就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发生发展情况而论，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是好几百年。

过去发展很慢。鸦片战争以后，比较起来，应该说是快了一

点。从鸦片战争起，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经过后来的变法维新运动，到“五四”前的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不到一百年。在这大约一百年间，整个社会呈现大动荡局面。长期的封建制度终于解体，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辛亥革命推倒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民主和科学的发展的。列宁对孙中山革命运动评价很高，说是：“西方的资产阶级已经腐化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因素本来一直在缓慢地生长。按它的发展规律，我国早晚也会出现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十九世纪末，世界已处于帝国主义时代而中国资产阶级又先天软弱，中国终于没有出现法国式的革命，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这就到了我们在本书里所说的时代了，那就是“五四”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鲁迅的小说《药》里有一个小茶店老板华老栓。我们看见他清早起来，怀着多年积蓄下来的一点银元，到刑场上向刽子手买来一个浸透了死人颈部鲜血的馒头。华老栓是要拿这个人血馒头当药来医治他儿子的痨病。人血馒头能医痨病吗？他儿子小栓吃了这个馒头，还是死了；事实证明，用人血馒头治痨病，是无知，是违反科学的。鲁迅痛恨这种对科学无知的蒙昧现象。但是，鲁迅不是单纯地反对对科学无知，更重要的是，他同时反对无民主。他是在大声疾呼地要求民主。鲁迅不止以“人性论”的

观点反对这种吃人血的野蛮，他还以“革命”的观点揭露吃人血馒头所体现的对民主主义革命的无知。这个人血馒头所浸的血是谁的血？是革命家夏瑜的血！这个革命家的事业，华老栓一家是完全不知道不理解的。对于犯人之死，华老栓无动于中，他只想到他儿子的病或者会因别人的死亡而治好。夏瑜的家人对夏瑜的事业也是无知的。夏瑜的被杀，就是由于他伯父夏三爷的告密。鲁迅另一篇小说《祝福》里有个祥林嫂。作为一个再嫁的寡妇，她知道自己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道德。但是，耻辱还在其次，最使她痛苦以致坐卧不宁的，却是恐惧。她担心死了以后，到阴间还要被劈为两半，分给两个丈夫的鬼魂。后来听说向神庙捐门槛可以赎罪，她尽力劳动尽其所有捐了门槛，然而仍然不行，再嫁之罪未蒙赦免，她终于在耻辱和恐惧之中死去。祥林嫂既死于儒家的礼教又死于佛家的迷信。华老栓和祥林嫂的脑子里都是千百年来老传统：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封建教条和封建迷信。旧文化妨碍人民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新文学作品第一篇《狂人日记》里狂人所说的：“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寻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在他的小说中，要求民主，要求科学，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和蒙昧。这是很明显的。鲁迅还往往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结合起来。他在一篇杂感里力斥复古派的“保古”，他说：“我们的古也就难保。因为土地先已危险而不安全，土地给了别人，则国宝虽多，我觉得实在也无处陈列。”他因此主张，凡是有害于中国人民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全部踏倒它”。

鲁迅早年的这些作品里反映着一个现实，那就是，在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思想界缺乏一种有力的资本主义思想对封建思想的彻底批判。革命本身与广大人民群众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对革命是不理解的，可以九斤太太为代表。九斤太太说：“现在的长毛，只是剪人家的辫子，僧不僧道不道的。”这种情况，鲁迅在《阿Q正传》里作了充分的揭露。从生活的实际需要说，阿Q希望有个社会变革。他活不下去了，他要找一条出路。然而，他找到的到底是一条死路。那原因，就主观而论，那是由于阿Q满脑子的封建思想。他不能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阿Q未能从旧思想解放出来，正是由于当时的革命并未帮助阿Q解放思想。当时的革命家并没有把发动人民参加革命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在这里，鲁迅批判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和不彻底。

鲁迅是这样开始他的创作活动的：他以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反对封建主义，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批判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软弱和不彻底。新文学运动也就是这样开始的。

新文学运动，只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精神就是反对专制主义，反对蒙昧主义，提倡民主与科学。《新青年》杂志开创之初就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当时的《新青年》在民主与科学的问题上，态度可以说是极其明朗极其坚定。那时候，守旧派站出来反对《新青年》，指责《新青年》破坏国粹，破坏旧文学，等等。《新青年》杂志毅然回答道：“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社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恩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

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在旧势力那一面，是把“国粹”等等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且不问你破坏得有理无理，你要破坏，你就犯罪。这是一贯的“非圣无法”的观点。现在出来了一个新的道德标准。新势力这一面，是把科学和民主视为毋庸置疑的东西，为了科学和民主的利益，无论破坏什么都是可以的。这是千百年来第一次出现的新局面。

“五四”前夕这个新文学运动，分析起来，其产生原因不止一端。这里想讲一点：就是它显然也受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十九世纪末以来，法国革命的思想就不断传入。到了“五四”前夕，它成为这个运动的主要的思想动力之一。这一点，可从当年陈独秀的思想看出来。陈独秀当时就是以法国革命为榜样来倡导中国革命。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指出：“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他这个革命，就是指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各方面的革命。他痛感“今日中国之文学，萎顿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并举“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例，称之为“十八妖魔”，认为必须打倒。所以他要提倡文学革命，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当时所信仰的人物，在哲学方面，是康德等人；在自然科学方面，是达尔文等人；在政治思想方面，是卢梭等人；在文学方面，是法国的虞哥和左拉，德国的郝卜特曼，英国的狄铿士、王尔德等等。他说：“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拉、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但是，科学与民主之在“五四”时期的中国，那情况与它在欧

洲是大不相同的。“五四”时期，欧洲的资本主义早已到了它的帝国主义阶段，全世界已处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已经广泛地传播。中国革命开始了它的新的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科学和民主起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作用。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工农运动广泛地展开，革命进一步深入，科学和民主也得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加以改造。这个改造的主要特点，就是科学和民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旧思想的最坚决最彻底的批判者。“五四”以来，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着中国的革命实际加以发展，我党因而有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革命工作的指针。“五四”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广大的人民群众就已起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我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对封建主义的族权神权政权夫权这些束缚人民的枷锁，进行猛烈的冲击。民主精神第一次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实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工作人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男女可以平等地从事劳动从事斗争；自由恋爱和新式结婚成为风尚；人民广泛地接受文化教育；菩萨可以推倒，神庙可以拆毁；这一切都成了现实。“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和扩大，成了实际生活中的改造客观社会和改造人们思想的强大的武器。我们现在读毛泽东同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可以从其中看见这些情况的具体描述。

我们从鲁迅的小说里看见作者在努力从劳动人民中去探索革命动力。我们还看见好些别的作家在描写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斗争。在本书的后半部，我们还讲到有些作家在描述中国共产

党人的斗争，描绘社会主义的理想。最后，我们还讲到一种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其中，有关于为工农兵服务的理论的初步萌芽。此外，我们还讲到一些作家通过革命实践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逐渐转变立场，改造思想，努力工农兵化。这一切都是“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现象。

总的说来，我们这里的科学与民主，同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有一些关系，然而大不相同。简单地说，在我们这里，科学和民主是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当时法国那里，科学和民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

以上就是大约两百年以来科学和民主发展的大致情况。

如果以为科学和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无产阶级用不着，那是荒唐的；要知道，没有充分发达的科学和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以为科学和民主在无产阶级手里和在资产阶级手里完全一样，那也是荒唐的；科学和民主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加以改造，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妨害科学和民主的，主要是封建的蒙昧和专制，说得再笼统一点，就是封建主义。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也妨碍科学和民主的进一步发展，但在当时的我国，妨碍主要来自封建思想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主要原因之一，是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无力。民族资产阶级未能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这个事实，回过头来又限制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年以来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实现一个资产阶级的统治。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权，本质上是封建军阀的统治，后来发展成为封